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三十六

宋方岳撰

賦記序

秀錦樓賦

直寶謨閣汪侯守歛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
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其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
世郡人也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竊自比于畫錦之榮乎

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
之其詞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溯碧溪之紺寒
舉朝嵐與夕霏兮秀色蔚其可餐
挹浮丘而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
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
幾何時其此去兮竊空老子汀花
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
皇昇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畫行
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閨其欲凝
睞童牙其予姓兮耆老子之父兄
羗昵昵以兒語兮肯自

詫于新硯幸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于春耕喜無事其
可了兮寄吾筆于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于簷
楹洗古彘之娟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沙彈與豪吹兮
落孤嘯于青冥罔巒忽其翔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
繚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
而上征歸問政之東峙兮逗春霧于花屏飄吾袂以輕
舉兮訊許聶乎深雲紉崇蘭以為珮兮綴明月而成纓
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

素娥以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樽于江山曰堯民
其熙皞兮吾何心于鑄頑鹿擾之則駭逝兮魚自樂於
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桁楊卧而晝閒來牟翁以相依
兮桑麻沃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覲粉社之皆春公
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
壁而剗之醜練江以為壽兮取玉兔以為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為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
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與纍彼
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匏落引苗裔之蔓延繫有尼
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大者君子
雖噐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剗而中或剖而邊士操取飲
于夜澗鳥勸行沽于春煙曾未若爾出家在許瓢之後
而成佛在魏瓢之先也試嘗為掃除霜茁提携出山衣

以馳尼之淺褐喜其梵相之緊圓與之轉法輪于午寂
戰魔事于春眠山童敲雲外之白野老掬雪中之泉瞬
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留連漱冰玉之一再搜文
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卧為山餅未嘗不歎曰奇哉
此僧之精研也

白鹿洞後賦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
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嘆蓋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

不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飲之其
詞曰

始予眺眠鹿之町疇界白雲以為量嗟五老人者之無
恙獨有覩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夢兮
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嶽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
吾道之易荒言琅琅其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拊髀其
永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溥而德洋嘻
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氣運惟命義之是閑豈善惡之

可混與有獲以詭隨蓋無悶于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
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方而寸進念日用之
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來游尚及門之子孫匪
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予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
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撫疇去籍以放
紛肆予度而予諏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
流以漱石有書右兮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
渠日三省以澡淪時四勿以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

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
集母空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為友朋以泉
石為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乎來山
中允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雲而獨立挹煙
雲而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瑶草之共
拾辭曰有鏘其珮琳琅瓊兮風蕭蕭然山川摶兮翁乘
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為翁憂
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兮

水月圖後賦

吟嘯翁謚其圃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某使掇拾其遺餘次韻為後賦詞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堅卧天四壁其皆空翳顏竇之寂寂絕環響之瓏瓏一我之外是人不通蓋其固如此而又何有於手攬碧海氣摩蒼穹吟嘯翁聞而陋之曰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瀣以淋漓與造物而撞春少焉定則不滓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之水月不可

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醕之以琉璃鍾辭花
乎其履齒松吹乎其裘茸容與綠淨嘯歌腫臃則亦可
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千仞之峯夫豈但樵風之可笛
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橫此筇談閒飛白酒半潮
紅落醉墨之汗漫鏘文響其丁東雲合霧涵冰凝雪溶
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圖已具吾之胸中子能起而
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興寄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
忻然笑曰吾家蓬茆景孰與翁吾硯荆棘詩孰與翁然

而翁方騎鯨魚跨蟾蜍將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
則夫之二物者豈無清暉誰適為容固未必如秋崖之
人兮穿深逗密若將終焉久矣冥吾身於亡何有之鄉
等斯世於大槐安之宮

繭窩賦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緝魚而煮煙以此與山相周旋者
亦有年矣爾廼攀蘿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虬龍之
矗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峙焉者環而不缺流焉者弓

而不絃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蛻鶴骨之寒
而僂乎抑亦知吾隘蝸殼之凡而過乎不然將遂泯沒
其胸中之耿耿者而使無傳乎我之勞于生也久矣雖
閱宇宙于一瞬吾猶厭其贅又奚以徘徊乎人間之世
渙忍于區中之緣廼營斯丘自成一川所謂如蠶作繭
自裹自纏者也而吾于是柔既遠以百刻箔已簇而三
眠矣既事之夕山月正圓顧見吾影風袖翩翩舉杯而
屬之曰聞子行且有日敢問身後之勲鼎孰愈目前之

酒船且生而神竒我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
同乎是區區者而為羣狙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
有穹於柱石冢有大于祁連今皆荒煙滅沒野草芊綿
則桓司馬之石與劉伯倫之鍾均之為雍門之一笑也
吾焉知其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
不能以無死子奈何其遷延昔子之蠶也物也其股躍
不如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
今子之繭也化矣安知不經緯而有用于世黼黻而為

章于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淵起而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

耕舍記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芟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暨塗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績斷薪為床以牛衣藉夫須襜襖掛壁左右耨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夕相勞苦不過芸夫莧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耨鎌穫之

事意自得甚而容或陋之曰始吾見子于南窓橫卷案
上搖膝長吟如春禽候虫蚤夜不自休予曰是子也成
科第如摘頷髭勤于業矣既又見子于西湖葛屨布裘
且行且歌視世間木居士真若不介介者予曰是子也
成豈直為今場屋士進于學矣迺今其識字田夫耶秋
崖人笑曰嘻古者無不耕之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
不駭農之不耕而鄙士之耕子過矣夫士而在畝畝之
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讀豳七月見其人勸相穡事氣

象郁然如嬉春臺如飲醇酎非真謂士者不能爾其歲
時推擇興于毗者不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此豈與少
室山人等伍要亦幡然于畝畝如伊尹者顧其事業不
至于堯舜君臣耳故古之士起田萊而巖廊釋鋤耒而
簪紱而其在東阡西陌之間者猶能夫耕婦饁以釀成
醇風噫天下不見是幾百年矣而子以大冠絅如大佩
襜如坐而堯言進而舜趨若是者以為士與然則耕舍
之我庸渠知非南窓西湖之我也語未既秋崖人戴蓬

累笠掛書牛角上而出曰吾牛飢矣子且去

重修珠溪院記

珠溪有古尊宿曰謙禪師其言向在傳燈而院于職方
顧非禪豈其菟裘與閱方志師以唐光化二年絕焉而
里有朝議大夫在武衛方長史良弼者為建以為院吾
意師故倦游歸而追寂于崖谷茅竹自覆將不覬覦一
草則院亦非師意其奚禪之以後三百有六年當國朝
之慶元丁巳院絕不繼里老父曰是于長史公為檀莫

若其子孫之為僧者嗣于是得法秀睥睨者引謙左据
調謂之禪思所以拊去之得自代者有司顧職方氏之
籍在而秀之徒普觀度為珠溪僧矣遂畀秀秀既沒其
三傳子大才嘗以語予先是某甲者日飲無何蔑然無
一分顧籍意山羞泉怵草木鬱悒今茲亦幾何年自吾
秀師之來不出半語抄一錢而翼翼言言化為佛事蒼
藤翠篠安樂雨露俛入叢密雲寒而石幽者此前日之
荒煙野蔓而樵翳也延宇垂阿百楹相扶其岑閭艷深

以廬吾佛而憇僧者此前日之頽欄斷礎而藪墟也鐘磬鏡唄華鬢幡蓋朝夕贊揚以祝世界主萬壽者此前日之蟪吟鼃怒而衆狙之悲嘯也秀信有力于此願書以無忘吾師又曰吾師積十有餘年之勤以克登茲蓋其難已甚且物之成壞相尋無窮當謙老時知見之香普熏斯人院必瓌偉傑特渠翅于今至其中微一卧榻不復振拄憶吾師披徑則入景象葦然不自意遂能起廢如此今謙為前第一代住持秀為後第一代住持不

書無以示後之人廼為書曰嘉定五年秋九月庚申僧法秀修珠溪院成嘉之也

依綠堂記

客有名其堂曰依綠而謁記於子方子方子曰何哉子所謂依綠者豈平沙漫流襟帶左右碧淨一色煙霏吐吞而水搖山動于倒景之滅没乎曰否吾嘗見雨簷雪蓬嘯歌而漁江鷗沙禽浮沉上下于玲瓏窈窕之外曰此惠崇郭熙得意小景也寧有是乎曰否吾鄉無陂

湖而溪清不塵春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徃徃自多幽處子亦與溪友提携山翁徃來而朝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子何以記曰吾嘗手䟽澗泉匯為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閒暇深翹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圍然倏爾遠逝藻翻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為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子方子曰噫心與境忘則幽想逸發神游飄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過雖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

湖憶子猷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興故在
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班于蒼梧之
竹上者未歇而屈大夫滋蘭之秋畹采若之春洲固無
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既在几研之間履履
之下與曰某也恐未能子姑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腋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最古異時
戶外之屨常滿鐘魚鏗鐃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

葺絕樞縻棟懼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
斲不捐一金者謹施惟恐後積至三十萬不日月而成
百楹相扶有嚴有翼而明樓闕麗軒豁殆與此山相雄
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巖棲而谷
處巢跼而雪立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雖把茅蓋
頭猶以為泰乃今蔭華屋連高甍有五侯邸第溟滓然
弟之者不跌而坐不脇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
江月泱泱率翁試嘗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

役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己巳而記于是季四月之壬午云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為此者而石燬于兵老吏無傳焉蓋自洪內相咨變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既為屋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維揚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車豈但取陳琳檄魯仲連書于公

異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子以為未之學而今畫諾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與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汙者不足以明利害愆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噐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也諛某也回某也正而又可不謹與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為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隣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與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與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田壞學校廢士之贏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

漢之號為儒者其下者為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為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為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為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泮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為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士頽有泚歲時祭采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相

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某
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
學于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為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
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
子弟為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
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某
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

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于其常
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
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為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
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
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
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
能耕而遜畔則畝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顏
冉奚必曰稽度數以為博談性命以為高而後謂之學

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
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璵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學士
今為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野堂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蘓長公語也秋崖人衍之
曰可無肉不可無竹可無帷不可無書可無餐不可無
山可無口不可無酒鑿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廬燼于
隣火之明年予歸自維揚至則無所於居乃僑寄于別

屋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甚疲吾力苴補之然後
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鬱焉祈雖在萬山間
不過數十家聚耳邑屋庫矣然能礙山市聲少矣然能
聒書則亦且將奈何哉予友余義夫知予食貧寄錢萬
予歸諸婦曰謹司之是可買秫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
其居而遷焉者則又謀諸婦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
不可無也盍以秫質易之吾將撤老屋以放山井方池
以舍水而制汙萊以行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

亦堪老矣彼麴生來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靳之曰某氏屋以居貨某氏屋以居孥子何為者汲汲然落窘賢事閤屋得無左乎予曰恬者所娛夸者所迂廉者謂得貪者謂失天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畫計然半策以餬予口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識仕塗捷徑邪出旁行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心婦既無奈予何則取而賀之因其舊而葺以宇者堂丈方而度堂之上者閣蓬以屬

步于堂者航而皆謚之曰野蓋予野人也於野宜既成
山吾門焉何其比隣也竹吾閨焉何其友朋也堵環不
能畝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今欲令封德
彝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壁

徽州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蓀而歌者曰田
彼南山維石齧齧言刈我黍不盈其筐既又歌曰糴而
珠乎其曷春吾襦乎炊而玉乎其曷果吾腹乎侯式車

而聽之喟然歎曰噫是力穡而嗇收有年而貴糴者也
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而食貴吾念
之甚獨郡挺于火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今幸復故初而
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匱渠以其去而恕
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厨傳之飾歲時交隣之聘苦積
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為平糴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
以相循于無窮氓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後
使耿壽昌而在常平法通百世無弊矣代石以屬之後

子雲氓也抑何幸雖然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
夏畦之桔槔孰與無德于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為
上具言之氓也重何幸侯名密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
既望郡人方某記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宗元美入蜀之年款吾扉而西也為之烹伏雌相勞
苦意其單車為萬里別不能無惘惘然者顧作而言曰
某解邊縣印綬屬耳既築屋于溪居之北山取詩所謂

北山有萊者而謚之萊山堂子為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為是也將為隱乎則方沂瞿唐灑瀨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絕而考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塗此其意未休也子何有于萊將為仕乎則山人去而蕙帳空矣意其碧叢翠穎遺風罷月而子樓之以為名萊且有辭于子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莘野一犂之雨磻溪一綵之風蓋將終焉及丹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耳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

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觀鳧鷖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所以興也勉旃行矣子毋謂古遠乃為反招隱以寄聲北山之萊曰萊萋萋兮山之幽翮王孫兮駕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膠嬉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山之靡渺王孫兮孤鶴與飛芙蓉裳兮芰荷衣微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年夏六月乙丑里人方岳記

只恁麼軒記

秋崖老農于耜勞止生怠惰相輟耕而遊意行澗岡可
五六里至阿蘭若號曰珠溪有小齋房朴素幽潔趺足
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而白予
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茲是陋室強為我名爾時秋崖
告才老師但只恁麼于名何有師大歡喜此即是名名
只恁麼無不可佛所說義亦復如是乃是作扁而說
偈言是心如虛空本自無一事若能只恁麼緣累從何

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麼妄生顛倒想流浪五濁中
見種種慾樂熾然起貪癡無名着愛根念念在富貴由
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猶如瘴毒蛇竟日思噬齧又如
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墮邪見展轉無是處我有一
法門非作亦非止麤茶與淡飯直據現在身於十二時
中無復起妄想得安穩常住不以苦為樂如鵬與斥鷃
無適非逍遙如魚自潛深不與釣上餌浮念一掃除心
逸而日休我今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麼者君子

坦蕩蕩是名佛境界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麼小人長
戚戚是名魔境界云何離垢纏若人了此言究竟漸淨
覺淳祐四年三月望日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衡為室者五牖一以為軒瑾二以為廩而
虛其兩夾以居用蓋村墅云而成之日適中秋也晚色
新霽羣山蒼蒼碧宙寥泬月明如霜歸謀諸婦洗吾老
瓦落之因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物是人非

戰血作碧腥風為悲曾不若崖逕秋老寒光入扉竹露
自瀉梧風尚微是知月與山家為宜庾樓夜午乾坤一
卮據床豪嘯川險山巖曾不若林影瑣碎澗彩陸離引
聲長哦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尤宜蕙房葯戶翠帷
翡翠怨之以鷓鴣之哀彈激之以雌鳳之孤歛曾不若
水霜竹屋煙水茅茨窺孱顏以排闥寫橫斜而出籬是
知月與貧家大宜予貧也而山居天又不靳其與乃窮于
詩是兼三者而有之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卧予于元

龍百尺之樓延予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予莊易也
請固以辭

吳元鼎友梅堂記

疇昔之夜夢與客行溪谷間沙清水寒微霰暮集有梅
焉蒼皮半皴偃蹇苔石相與碩而樂之客曰寒江蒼蒼
山月荒荒側倚崩崖幽然自芳非釣瀨之嚴光乎於君
意何如秋崖人曰高矣抑未也離世而立于獨數澤處
閒而已矣客曰天地既春草木既津憔悴惟腊于澗之

濱非離騷經之靈均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介矣愈未也非世而異于俗枯槁赴淵而已矣居吾語子吾將進子而易其觀可以希賢可以作聖則指而謂之曰彼萬仞立壁煙昏雨寒老色如鐵凜不可干子盍觀夫孟軻氏之巖巖此頽欄敗瓦野意蕭疎有美一人雅澹冲虛子盍觀夫子顏子之如愚若然者於子意又何如也語未既有剥啄驚周公者則東方白矣秋崖人蹴樵青曰起扣門者非曩客也耶窺之則竹洲後人訊也君之

言曰吾鄙在山林無與從吾兒游者既擇于梅使友之
作堂其間以識吾訓子其為吾發焉噫嘻曩既與君言
矣欲為記者無以易是君其語而子資深菊吾知其為
隱者也柴桑之遺民也蓮吾知其為君子也濂溪之老
仙也若人者隱君子而非也顏與孟丈人行也而其友
之云乎逢原勉之母或使玉立堂下者割管寧之席作
嵇康之書也竹洲後人曰吳鉉元鼎秋崖人曰方岳巨
山而是歲為淳祐之著雍涪灘云

就日堂記

卷三十六

出五老門不數武道西有敗屋相撐拄曰翔風亭者蓋
守臣率其屬迎拜制詔處也臣至郡之再月一夕暴風
雨析去之顧而歎曰茲其所謂翔風者耶康廬在前左
重湖渺茫無際風蓬蓬然起于鄱子之澤蹕數千百里
掀巨浪而撼于揚瀾左蟲之口突怒奔放長驅而直前
其鋒銳不可當也而廬山幾千仞橫其身捍拒之以故
反射回薄震撼叫號不連日夜不解也其可驚可愕畧

如是而何取于風乃壹大新之而易其名曰就日堂夫
吾君以帝堯之仁臨照宇內赫然離日之麗也臣觀于
離聖人以南面聽天下而重離六爻惟六二為元吉重
離君象也黃離臣爻也君離其明而臣離其吉何也二
五交者離其照也不交則豐其蔀矣然則方國奉細書
之札而使吾民近天子之光將何責而可毋但曰天威
不遠顏咫尺小白無敢不下拜

歸來館記

始予守廬山有餽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牧
怒詰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予復之曰吾境也
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老僕列戍江東郡惟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
愈益怒舉劾之朝廷薄其罪置移武陽即日解印綬歸
問訊竹樹亡恙外步雪林而下繚山之麓以西屋其地
處為三間號歸來館間與客醉起而歌淵明之辭則和
之曰歸去來兮青山白雲今始歸渺人生其幾何奚一

喜而百悲曩輕涉于世途駟予馬兮弗追今幸返乎林
壑將兩忘于是非天地寬兮蝸殼風日醞兮牛衣朝土
銜其無煙飽空山之翠微陟彼高岡如磨斯奔我松我
閨我竹我門不知今吾若亡若存有冽者泓可瓢可罇
蔭琅玕以清閥洗吾前之媿顏彼蒼生其奈何笑東山
之老安林木寒其秋秋禽鳥樂而闐闐山喜歸兮獻竒
露崖夢以駭觀檜喜歸兮遠來龍蛇走而夜還宜老子
之杖屨野色暝其盤桓歸去來兮吾微斯人誰與游此

腰折于兒曹盍與世而無求匪吾郵而我督時則然其
何憂惟出處之在我寧稽決于龜疇乃苦樵舍乃蓬釣
舟命山翁與溪友專一壑兮一丘有談及于當世決吾
背之汗流百有餘其已足三不啻之宜休已矣乎吾行
吾止時乎時時乎不時其誰留不吾乎館將何之間從
春沂歸不與黃石期羹煙巖與雪茵饁春臯以耘耔或
作勞而小憇枕蒼石以哦詩闔吾籬者推去曰洗吾耳
其無疑歌既書之壁是為記

荷嘉塢記

並吾廬而北有山環焉版圖姓之曰何家塢自吾之家于斯也墻其口而圃之而沼之而亭之蓋思所以易其塢名而芸夫樵子之熟于口吾易之而彼之不吾易也乃元默困敦之歲有蓮駢生于其沼予忻然笑曰茲其所謂荷嘉塢者與芸夫樵子之不彼易則吾易之矣於是具著所塗而次序之凡我同盟毋惑多岐一東一西孰指爾迷作入山林處彼痴窟郎堆錢百屋我無儲胥

一燈夜讀作着圖書所他山有梅矯矯玉立不同衆芳
春風遲日作百花頭上之亭我林我田亦足以釀西風
吹塵曾莫可向作歸來館有濯者蓮處汙而潔勿遐爾
心瀟溪風月作君子亭山下出泉有坎其泚寒斯冽斯
幽人所履作寒泓言抹其芻田彼犖埆對眠夕陽亦勿
扣角作飯牛庵惟春媯媯惟夏躑躑惟冬悄悄惟秋杳
杳作秋崖耕不一堙鉏不五畝耳目口鼻皆吾之有作
田園居至是則復于圖書所以歸吾廬而山之觀止矣

方子曰一再行不大風雨不廢也顧其老竹窮木非有繁華之竒草亭葺屋非有棖題之觀而山之豁如谷之奧如林嶺之翳如亦有足樂者穿幽逗深繚繞嵐翠蓋窮日之力而後饜也然則聲色之盡其心孰與禽魚之適吾情軒冕之桎其身孰與泉石之忘吾形當世之名卿材大夫幸得遭時清明謨格長治安得而從予遊乎樂哉斯丘山翁野叟之所同而高人勝士之所獨也予其可哉寶祐改元第一日鳩主巨山自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寶祐改元新安郡浮橋成太守臨邛魏侯克愚使某僚
王宗說庀之而使其民方岳記之詞曰

自古在昔昨邦建侯四達其疆廬積梁舟有圯弗興是
謂失政君子即之覘陳議鄭匪川靡梁不能為國乃心
匪民則莫我卹周官呂命職在有司民自為民曾爾勿
思憲憲魏侯鶴山之子鶴山之子寧弗知此乃闕貢闡
乃增貢籍政恬事熙靡纖不葺廼梁廼川廼心廼民廼

寢迺興維勇于仁維歛之溪朝宗于京江吳荆楚南東
其行淫潦悍湍兩渙千里有比其舟坦坦如砥始誰作
之劉侯炳名厥既歷年午縱卯橫今侯曰嘻是不在我
匪用之裕惟仁之果慮事屬植乃巡爾功爾功爾傭毋
失爾農出斛于庾百又五十出緡于府六萬有溢四十
其艘脩六百尺以今視昔益三之一治鍊為竿翼其兩
旁賦丈倍脩以時闔張上春經始民歡趨之季月告成
侯來落之有翩者鳧汎汎漣漪背負長虹作鱗之而侯

曰美哉既堅既良民曰允哉廼康廼莊習坎重險維其
夷矣過涉滅頂汔其濟矣不川而遊不徑而踰凡人
有
心履此正塗於休我侯惠我無疆匪惠伊教子孫不忘
歛山叢叢其水清寫刻此銘詩以諗來者

頤齋記

予與從之共燈火于珠溪廡既三十年而餘矣予苒苒
日以老學益落而從之謁予記其燕居之室頤齋予曰
此非予所及也盍見孟子而問之古今言頤未有如吾

孟子者其言曰養一指而失肩背是為狼疾人矣養一
棘而失梧櫟是為賤場師矣何哉子所養而有省于斯
也昔者聖人之畫頤豈但象其監頰頰插齒牙率天下
後世為飲食之人哉其所養必有大于此者故曰養其
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小人者以三釜為榮以
五鼎為貴所養者外也大人者不三釜而榮不五鼎而
貴所養者內也然則萬錢之食一頤也一瓢之飲又一
頤也侏儒之飽一頤也首陽之餓又一頤也子將奚擇

焉五色令人目盲則如非禮勿視以養明五聲令人耳聾則如非禮勿聽以養聰嘒嘒于勢利之塗則如非禮勿言以養神顛冥于嗜慾之境則如非禮勿動以養志必如是而後可以觀頤矣子亦識夫君家諸人之頤乎由頤者安石也不出則如蒼生何從之曰僕謝未能孕頤者玄暉希逸也唵風嘲月以垂涎于世利之鼎而已從之曰僕敢不戒顛頤者靈運也猖狂妄行而禍及之矣從之曰僕雖不敏然亦知所擇矣然則子其勉旃于

觀頤乎伐牛山之木非也樞宋人之苗尤非也如欲觀之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朋友司過敢告靈

龜

在庵記

予歸耕窮山與世不相聞者三年矣今嘉禾治中曹君
鄖歲歲焉屬記其所謂在庵者君之言曰吾家許峰下
故旌陽所嘗井臼也因姓之云突兀撐空斗起雲海上
數千仞而派其支為小嶼意象闕窈風氣盤互則不肖

孤所以奉吾先君子衣冠之藏也為人子者不敢以其
心死其親亦不敢以其力儉其親則延之而宇之翼之
而榭之繚之而港之規之而湖之千嶂所環嵐暝噴薄
邇青遠碧縈幽逗深吾所不能言者工所不能畫也吾
獨能言致思其堂履濡敬享其室朝暉暮雲其亭而又
著軒焉為齋居精舍焉為僧館最其凡者曰在庵而已
吾固也其惟子之記岳惟平川先生以經學為師儒以
論諫為御史以言議風旨為侍從天下之名能文章者

非其輩則學徒也顧平生於予文也嗜之尤治中君不
彼之諏而予之諉千數百里走車牛口下而曰此先志
也其斯之謂在與一念所存無在而不在也立則見其
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是謂之在矣正明目以視
之而不見傾耳以聽之而不聞不謂之在乎由前言之
則羹墻亦堯河洛亦禹凡宸奎寶畫奏篇進卷之藏此
山者皆平川也由後之言則赤舄非周蒙俱非孔其環
金植象形色繪畫之留此堂者謂平川與我儀圖之惟

仲山甫舉之平川有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治中君勉焉然則所謂在固在此不在彼也迺若先生之行事則其狀在太常其傳在太史不書寶祐改元重陽日新安方岳書

朱氏六可堂記

孝經非純聖人書君家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至所謂六可者則又裂取北宮文子道楚令尹圍之言文公筆而削之固已

在刪去九十字之中矣君今倚以扁其堂而又屬其記于予得無家鷄之厭而野鷺之嗜與試嘗與君慨想夫洙泗之上神遊乎孔曾之間親見其穆然燕居席間函丈精聚神會熙熙泰和則堯舜禹之典謨具存而伯夷后夔之禮樂固無恙也此其言行德義容止進退蓋已粲然在目中矣故夫動容周旋之間君子於是而觀學焉孔子之所謂仁不過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所謂道不過容貌顏色辭氣之三然則六可者固學者用力涵

養之地主敬持守之則也君姑母問其為漢先儒之訓
詰唐開元之章句而以夫之六言者就其所謂可去其
所謂不可則一貫之指不言已傳六可不在忠恕乎自
任之重死而後已六可不在宏毅乎好修者三省自得
者一唯曾何人哉希之則是君名某經畧公之諸孫徽
文公之族子也予雖未識其人而能作堂儲書以夫之
六言詔厥後其斯亦可書矣于是乎書寶祐甲寅除日
里人方岳記

方長者祠堂記

猷畝而有後世名韋布而為衆人利此其忠信之行乎
州里睦婣之洽乎比隣必有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
大夫鄉士身都顯榮而生無益于人沒無傳于世者多
矣乃吾祖吾父退然寒素為鄉人所推尊一言折衷兩
訟消彌蓋有王彥方之遺風焉平生所為力不足而心
有餘事雖微而利無窮義役特一事耳邦之人士安樂
無事者五六年兩公久沒已而思之不能忘也乃為

作斯堂而表之系之詩而使歲時歌舞之其詞曰

田瀟瀟兮山蒼蒼
秋穫兮春條桑
雞豚兮保社夕
來兮牛羊逸我兮
穀我云誰之思兮
此堂有矚其仙兮
有白其鶴與翁而
三分禔福吾鄉
鼓坎坎兮豐年予
胥樂兮烝嘗

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纔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
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魏科怪奇

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杰來見
讀其編則亦怪怪竒竒問其年則亦僅僅陸機入洛之
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竒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
斯文見所謂怪怪竒竒則驚而異耳固嘗問太空曰昌
黎謂易竒而法文竒可也山谷謂竒是文章一病文竒
可乎法而不竒程衛尉之治簿書也縱無勝亦無敗竒
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
文章一病非與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

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竒于春秋莊騷又怪竒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竒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為艱澁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為古則亦陋矣子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竒竒將又無負于子矣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為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

為最書自程文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剝于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水焉本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源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

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受而讀之
既請曰以中為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
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
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友人方

岳謹序

秋崖集卷三十六

1

2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

三十七至
四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三十七

宋 方岳 撰

一銘 贊 箴

鼎硯銘

劉仲子有鼎硯无耳缺足而質甚良予為之銘

減其耳无其趾以貌取人失子羽誰其積之子劉子能

出神奇金玉汝

唯塾銘

一貫之傳魯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陽曾虞之塾曰
唯則為之銘

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惟
聖所許微果微藝厥妙維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
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咨爾門人于予為
贅勉哉聞孫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忘言
又焉容力三省吾身其自茲入

敬思庵銘

從弟質庵于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為名曰敬思記曰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銘之以為故
犬馬有養豺獾有祭彼人是哉不敬胡異厥維敬矣奈
何勿思忝爾所生何辱如之我卜斯藏是畚是鍤我考
斯堂于享于芟景彼高山有鬱楸梧曰予蒸嘗曾是孝
乎孝思伊何勿親之辱言提其身維親之欲我庾則經
我經則贏孰為親榮厥聞惟馨允敬允思相爾終慕岳

作銘詩敢告司墓

野航銘

雪乎子猷剡溪也月乎子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則告之曰虛舟耳請無自為敵國也

致存堂銘

海門令方君元舉既塋之明年其子處義謁予曰吾與子系神農氏同姓吾祖父自歛徙同里子教辟雍吾為士同道吾籍是為親請不為僭吾父之墓草宿矣惟是

兄弟前日之苦塊廬故在因葺以為風雨雪霜展省處
惟子教之以惠幸其不肖孤乃為誦致愛則存一章扁
以致存而銘之曰

允矣孝思與天無極何存何亡蠢蠢薄夫致死死之則
靡天常孰概于懷如將見之于羹于墻維樂正子永言
憂傷頃步弗忘伊晉之哀沒齒蓼莪有涕其滂聞彼幽
泉如臨其上質之在旁母曰邈矣目其存之則顯則印
母曰寂矣耳其存之誨爾琅琅嘻海門君仕則不昌式

是義方我庾我京我經我羸魯靡不綱咨爾令子而弟
而昆思輯用光我則好脩跋翁誨之如鏘珮璜其斯其
存誰謂騎箕白雲之鄉我作非彛懼翁聞之如負刺芒
其斯其存誰謂埋玉奧嶺之岡蔚蔚奧嶺侯松侯檟翁
在在堂燕爾曾孫眡此銘詩以烝以嘗

潘令君刷絲硯銘

繭然而硯母或繭絲萬民緝民以仁硯之春

三石銘

容有饕予三石其汎汎若沙禽者命之曰忘機之鷗其
引吭長鷺而半身不隨者命之曰不鳴之雁其鱗介穹
然似伏龜而無首無尾者命之曰藏六之龜各為之銘
久而狎之吾亦不下迫而玩之吾亦不舞與輕波盍眠
雨于嗟鷗兮

不飛而鳴其孰驚不鳴而飛亦或亨不飛不鳴誰爾爭
于嗟雁兮

毋曳其尾寧滅其趾不靈於人靈于已其如予何豫且

子于嗟龜兮

吟瀑圖贊

客有畫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為吟瀑圖而贊之

有山叢焉其蓄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冰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李觀真贊

不崖以巖不波以隨蓋嘗曰古今一笑耳天地一醉耳

此自若人胸中之竒耳彼毛錐何從而知之

牛衣贊

月寒甯戚之歌雨濕王章之泣藉盤礴乎愛景之春忍
敲觶於繁霜之夕予取而棲耕舍之壁間亦聊以愧夫
無補于世而襲重綿之麗密者也

晉謝文靖公真贊為建安謝說作

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姦風鶴勅敵
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迹要未易

窺敵手之棋而訾折齒之屐也

自贊

謂為士寧有識謂為農又無力面如巖崖耳如壁此其所以為山中之黔而非人間之哲也與

又

三事之所不事四民之所不民謂為阨窮耶則廊廟未必同一丘之逸謂為寒餓耶則簞瓢亦何異五鼎之珍嗚呼噫嘻予非淮陰侯之所羞與噲等伍而柴桑醉夫

自謂義皇上人者耶

復齋六箴

不遠復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其未遠跂予改之

休復

休者止也能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頻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為

獨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敦復

為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迷復

爾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蒙姪名訓

星姪將除喪與名曰蒙而字以養正乃就其身之

所當體察者釋蒙以訓非釋經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童蒙者何赤子之心瀆則汨矣惟幾惟深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塗人皆禹母曰爾蒙允哉養正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夙喪父母惟險之極何以出險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習俗桎之利懲梏之法以正之庶或脫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彼愚且闇亦有一得能受能容維家之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相彼烈女潔玉清冰毋失爾身小人之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孰發爾蒙維賢君子爾則遠之困斯吝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母我巽則母必維順維巽童蒙之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孰為爾寇血氣以之勿或使之惟其弭之

謝謹習字訓

學飛曰習其在厥初相彼雛矣驚其茁矣萬里一息維其習矣咨爾謹習迅靡日矣

秋崖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三十八

宋 方岳 撰

題跋

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
怒鯨橫驚捲海倒流而其盛止於詩本朝出其才與天
下共麟趾之彥滋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

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於寂寥發妙彈於孤曠將從
村田叟問之

程務實詩集

夏六月務實寄甲乙藁予時未暇讀也自意登斷崖酌
窪樽與務實招雲月而話襟期在此行矣至則務實病
子春之足予又病退之之瘡不知溪煙沙草真愁我輩
耶子璋觸髓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只此兩語瘡鬼
辟易三舍今當寘君詩床頭試觀定何如也

吳晞之家集

醫而世十一世而藝百一藝而儒千一不藝世耳不儒
藝耳奚其醫晞之之醫自其祖曾七八傳而所謂隱微
處士南薰老人者率有集方志所書宜信晞之勉之涪
翁評書謂使其胸中有數百卷書下筆當不減文與可
矧醫乎哉晞之勉之予以掌故過都之年道病晞之投
方七劑立蘓醒因書以附家乘

王周卿註鶴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為鶴山故鶴山詩亦多矣周卿獨為其在渠陽時故風雨淒淒雞鳴啾啾鶴山以之他山有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淳祐二三十人方某書于桐廬舟中

董同年先生所得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此神文之所以聖也慶厯之際於斯為盛臣某恭書

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淮南王安丹成其遺餘于杵臼間者猶能使雞犬皆仙

此瑤殘帖意與甚哉董氏之好學也後學方某敬觀

李氏唐告

往年泊呂城尋竹卷李氏求觀王仲言所謂唐告百餘
軸者主人翁入城府辭焉他日館丹陽客有携咸通中
大花綾告相示者問之大鄭王之冑家金壇西岡又非
仲言所見也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遠孫蓋范
文正公道吾宗事嘗為客誦之甚恨不曾作衛公故物
記也後十年客復來請余記當時語客名夢得連取薦

書為名進士歛人方某

朱祐之詩

余義夫稱祐之與其季書一筆萬頃讀之不能休今觀此集乃蘓長公所謂收捲波瀾入小詩者耶秋崖人方某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竹所主人謂汪君正已也其師面目嚴冷出語輒撐觸人君每每以樂易左右之屬聞其師亡為藏劍履問政

山能使其徒竭力無幾微見于顏面此李將軍不擊刁
斗法也李廣程不識皆為漢名將然士卒若不識而樂
從廣吾未知其孰是君歸見所中青士問之

程少章文藁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畧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
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
勇也既不得與諸妄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為表啓箴頌
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為隱

所謂伊優亞獼呌牙漫不知為何等語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視其謁官人矣亟屣屣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給騶朱儒乎其恩澤侯也少章曰士有桑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壥予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酤老瓦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况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為漢陰丈人耶書以

為別

奚朝瑞詩

月夕坐叢桂下鼓歸耕一再行有伴以詩卷自休陽至
明日有客以詩卷自黔至喜吾鄉之多詩人也倒屣亟
迎客沽斗酒相勞苦醉語客曰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
鬢詩可以苦而攻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不可以苦
而悟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吾見子蟬蛻矣

韋御帶論孟集語

國朝有以論語為相業者矣兂戈和弓屬韃左右而用心鄒魯之書則四姓小侯所絕無而僅有也予不及識韋侯而有道其子閣門君之意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乃翁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其懋哉

胡氏乞米詩

鄉人有胡君者本衣冠子奮空拳與窮餓敵幾為所得者數矣蓋其計有三左去筆峰下而家行在所以寂易喧一左也脫夫須襁襖而衣縫掖以實易虛二左也不

能拾墮樵煮瀑布而爨桂炊玉以有易無三左也繞腹
之箴如束濕而驚雷怒號亦難乎其為情哉間嘗自作
乞米帖與里中人世無監河侯將如子何也他日子訛
之曰士有朝不食夕不食而使饑餓于我土地吾耻之
周之是也然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孟軻氏亦謂
之失其本心已之亦是也繇前之說子窮其瘳乎繇後
之說子窮未渠央也雖予亦將如子何哉淳祐六七九
里人方某書呂左史所與詩後

程達原字訓

始達原邀予半道班荆相與語偶及世所稱謂曰官人者予嘗離以為謔人而不官者蓋有之官而不人者滿天下也達原憮然笑曰非謔也因出字訓示予為題其後曰史宏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為帝者師不識止字諂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不識正字陷任文黨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賈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斥不復至於憂愁悲

鬱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君字訓之字者蓋多
謹母曰小學家

思齋說

客有袖思齋說以來者曰願有謁也予讀之曰思固有
說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虛至靈意見之萌重淵風
行適波其澄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泮其清故寂焉而
凝不將不迎閱焉而精靡為靡營此之為無思無為此
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

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為而堯彼何為而桀均一陰
騭此何為而回彼何為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
窒否則鑑明也而墨有物之食弗圖胡獲惟其義之集
否則蹊南也而北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
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哉嘗
語子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者何事楊子深沈之
思亦此思也所思者何謂子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
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我者勿思其非我者可也客曰

唯請筆之

代題同銓小錄

淳祐五年春皇帝下明詔嘉與士大夫更始一時羣彥
魚魚雅雅集闕下于是國之貴遊子弟銓于有司者與
觀光焉何其幸也越四月甲子合凡與推擇者若干人
集于依光叙同盟侈殊遇也酒行有執爵起祝者曰吾
儕賴上恩藉祖父澤今茲幸且仕有敢負爾君辜而祖
父者乎有敢躋于貨荒于政者乎有敢以麒麟之楨而

狼如羊貪如狼者乎皆曰不敢審不敢則為我酌此其所以識也坐者皆酌旅酬而進曰吾儕勉之母使人謂徒讀父書澤祖笏以庶幾祝規其既書紳遂輯以為小錄題辭

郭氏種德庵記

水心挾老筆名一世至為種德翁記庵大似辭費翁家橐駝種樹之說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橐駝水心猶落第二畝方

岳

忠烈劉公遺事

比有上功幕府調以陣歿為死節者予書其牘云死事
與死敵異死敵與死節異意以為驅馳戎馬之間邂逅
鋒鏑之下未得謂死節耳議不合則為一筆勾倒嗚呼
吾獨不得如忠烈劉公事使執簡從太史公牛馬走後
顧使此筆為一殺死健兒辱也耶天寶時誰實富貴以
疽潰天下而不識面之顏真卿死之此可為忠烈公六

太息也淳祐丁未良月晦歛人方岳書于金陵

林君詩卷

予耕祈下自五月至于七月不雨滑滑然與隣翁井隧而甃灌之苗則槁矣歸卧蝸牛廬有寘一卷書床頭者取讀之如挹高人勝士而忘予之與芸夫莞子伍也如貌姑射之飄飄吸風飲露而不知門外火雲之蒸肉山也如三日之霖沛然建瓴而下之不自意山田之生煙而澤田之飛塵也嘻其甚矣予所謂藜藿拄乎魁魁之

逕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敢無順下風以立淳祐八七
廿四秋崖人方岳書

潘君詩卷

潘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
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羆一第溷渠耳顧乃鷗
其冠為老閣門士固有不遭如此今君與之同姓也同
里也同鷗冠子也而窮于詩又同豈其苗裔耶何酷似
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

徐貳卿與彭監帖

巢元修間關萬里訪兩蘓公嶺海之南意斯人不復可
見而何人毒徐仁伯彭君自臨川絮酒會其葬于玉山
斯亦奇士矣仁伯斃時蓋司成也予以博士與辟雍諸
公日日守光範門白其寃天子為下中執法治詔獄而
竟鵲突不得賊時豈無許孟容呂元膺等輩哉然則唐
之中葉強藩悍鎮疽裂癰潰猶為有紀綱也因讀彭君
事寄此歎息

跋人會稽詩卷

予未嘗絕胥濤而東得功甫詩真可卧遊然禹穴自是
後人一疑獨喜吾家老子墨池無恙耳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某猥以疎蕪濫塵講席起來芑止殷武凡百二十有九
篇雖不能析微闡幽該貫融徹而依忠依孝未嘗敢不
謹焉惟尊聞不貴博而貴精惟行知不貴敏而貴力適
之事父遠之事君豈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已者一

字之訓一事之義蓋有先儒之書在承宣為學日益其
自得于遺編者久矣其敬畧

跋月潭淨照詩

予平生喜從山僧野老遊而出世間者抗塵走俗又有
甚於世間者以故所見多是畫庫門鑰匙色淨照師出
詩卷為讀之竟如盤饌春多筍厨薪濕帶苔能道當家
風致雲歸大似諳風勢水咽多應恨世情有味乎言之
也雖然政使如貫休齊己於子法中猶是六十四種口

業未知與畫鑰是僧孰愈子歸扣碧潭秋月而問之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謝正夫出此編三復敬嘆蓋亦知學者所用心矣至請為下一轉語某則不敢孔門惟一顏子三月不違然其於仁也敢問而不敢言也若宰我子貢開口便遭鉗錐矣君歸見堂下老斲試以予言問之

跋岳武穆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庵壁上老墨飛動

忠義之氣煜如所謂因邀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號王鷓兒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已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荆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于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歎息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幕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

主之際矣天目之老猶及以鴻文大筆行端平元二間而臨邛史君特麾屢麾不一麾而歿則天也自我得二士意氣橫九州菊坡於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客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倒逢嘻云爾哉三復感歎淳祐第九重陽歛人方岳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為脩水尹云

題朱兄文

悔庵諸孫訪予秋崖下適會昭武之役不能烹伏雌為

半日留但相與苦話一頓因歎曰夜來與泉使言吾輩
遂為世之狼籍人矣東邊去撐觸人了歸西邊去撐觸
人了歸已自可笑今日只與朋友談文又不能道妙道
好真狼籍人也然竹坡喜誘進後輩見詩即李杜之見
文即歐蘓之後輩不解其意多是顛了至有自號詩壇
復古者然則予狼籍人不狼籍矣他日見竹坡出予此
紙必撫手曰前言戲之耳君歸盡取晦庵書讀之予無
以贈君也

跋徐衡伯詩

始予與衡伯別祈山時未有能詩聲也亡何而寄詩維揚已非吳下阿蒙不數年見予辟雍則詩又進予曰此脫殼之雛也離混沌矣又數年見予樵溪則詩大進予曰此泛駕之馬也籥空虛矣雖然雛之脫殼也啄抱之馬之泛駕也羈勒之子謹焉而已抑予所望于子者非詩也不知子之進于學亦有如子之進于詩者乎試嘗問子學者之學至于孔孟而止矣孔子刪詩不自作詩

也孟子言詩亦不自作詩也孔孟之所不作而今之學者窮日夜廢進修而學之高者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苟選矣鮑謝諸人而已耳苟唐矣劉柳諸人而已耳况又不劉柳不鮑謝而曰某礪某某礪某云者詩乎哉不學孔孟之不作而學唐選之作不學唐選之不苟作而學某礪某澗之作予憂子之詩之進而子之學之退也於其歸也不敢以頌而以規

跋金尚書奏藁

誠齋跋尾之明年某實始生然則於尚書公猶未得為
互鄉童子也其所論著某何敢贅一辭顧無以復命臨
川史君則拜手而筆之曰蘓長公有言問世之治亂必
觀其人問其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共惟阜陵之聖
自堯以下無譏焉一時從臣適相會聚有若我尚書公
者四人而小官之謁吏部銓避而窺屏間者蓋楊誠齋
也五人者皆千載人而同出于一時嗚呼盛哉此阜陵

所以聖也寶祐改元除日後學方某敬書

跋李君蜀議

漢騎城夔仲謀懼艾種入劍孫吳平素船倒峽長江一
袒俘入朝江南下無蜀則無吳李君之論偉矣然猶是
余毅夫未入蜀前議論耳前救敗棊之着固應爾今日
活死棊之着當何如王積薪輩幾無措手處矣使遇驪
山老母必自別有一着寶祐二閏廿二方某書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某之生也後不逮識所謂桐嶺者然觀一時師友之盛
可以知主人翁矣他日識其再世孫簡于廬山問書院
無恙乎曰嘻是十年前猶歸然魯靈光而今其無是公
矣予曰廼翁之以貲甲其鄉孰愈裴晉公之以勲高天
下也夫以勲高天下不能永綠野之存則夫挾貲以聘
士云者又烏能必書院之不亡也哉盛衰之難常而富
貴之易及固如此雖然綠野晉公一身之所遊處私之
也書院廼翁與四方學者之所藏脩公之也功業不泯

則雖一身之私而強藩悍將為之興懷孰謂義理在人
心而象山翁季瑟書冊之所捷乃翁羣六籍萃百氏以
與四方學者共之之處顧獨無一慨于角弓之詩三復
於甘棠之章者耶子其識之淳祐甲寅臘七新安方某
書于荷嘉塢中

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治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
詩若詞三鉅篇示余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為一節

崑體也四瑚八璉爛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盤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為一節泝家也深山雲卧松風自寒飄飄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摯者黃山谷詞自歐蘓為一節長短句也不然不簧自成音調語意到處律呂相忘晏叔原諸人為一節樂府也風流蘊藉如王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盪人心而極其摯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奄有二子成三人者與窺豹一斑則娥眉不及宮前

柳一度春風一度開唐人得意句也白露橫塘一片孤
山幾夕陽真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嗽
白水焚不乳盡觀之

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迫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
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嗽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擬
皮皆真予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寶祐甲寅良月中休秋崖方某

書

題命書後

已未戊午為天上火術家以日月配之固非凡木之所
能生凡水之所能尅也胎元卯為震辰時午日而拱巳
是為巽離之方子月為坎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
勞乎坎也坎宮也其于人也為加憂則其大略亦可想
矣冬夜月明寒入澗水使人肌骨淒冷毛髮為竦胸中
有丘壑者多受之而王公大人金玉其身者以為澗月

皎潔清寒逼人凜乎其不可近也日出離明正當亭午
容光所及纖毫不差所以幽林邃壑之魑魅魍魎陰崖
寒谷之冰霜雪霰人所畏而仰也日西沒而月生月西
沒而日生周天三百六十度蓋無一息之暫停故其為
人勞已未數至戊午六甲包藏然自丙辰而已未連珠
逆而上行故其為人拗日煜乎晝月煜乎夜坐離照子
至清至明而風雨足以晦之已有風卯有雷雷風相薄
而日月之清明隱矣

跋趙漕元文藁

吟嘯翁謂秋崖人曰予詩既參諸方受記於吾鄉內相
證印於劉後村諸公不假餘人更下注脚獨所謂文者
子試言之予曰子濯孺子之言曰庾公之斯學射于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今子之先君子學于汪太初太初學於紫陽
夫子遡桐柏之源濫岷山之觴有以知子之文矣博者
不雜約者不陋子所知者予何言哉

跋吳兄詩卷

予嘗于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稱說著梅花定說君之句不知為竹洲後人也意王愷之珊瑚扶疎二尺美止此矣比賢君過予崖下出其寶則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者尚多也子其秘之母使豈粥菹蒔齏為帳下人所賣彼愷輩者那得與君爭長

跋師紹書華嚴經

乃歲壬午予學星於九龍山識優婆塞亡何得度號曰
智仁別三十年如一彈指忽生億念不厭疲勞自其山
居來詣予所瞻仰作禮而白予言仁者我於別後不敢
懈怠于我末法妙飾莊嚴堂殿齋廬非復曩昔有徒師
紹庵於高環誓願精勤而作佛事以大海墨及須彌筆
積日累月書華嚴經推仁垂慈同一贊歎予聞言已生
大歡喜思昔大父在家出家嘗書是經作我鎮寶予嘉
爾紹慨念我祖合爪西向為說偈言

我聞昔有善知識 發大勇猛精進心
欲書諸經了無有 但握爪為書空相
其人既去其處存 雖無是經經不滅
天龍護持此處所 自然嚴淨兩不濡
彼剎塵中所見聞 無不贊歎罕有事
而一比丘獨撫掌 乃言止是半藏經
是知一切有為法 受想行識皆為累
世主妙嚴及行願 豈可色見聲音求

揮毫徑入佛三妙 人人清淨華嚴經

我觀經卷八十一 卷凡幾品品幾字

一字一畫一心具 心心修習盡未來

於一毫端能放光 一一普現法界性

稽首吾翁大長者 所成就非寫經故

為我問訊彼上人 云何了證真實際

百一十城無可參 陶泓毛穎俱成佛

淳祐壬子七月下澣居士方某見聞隨喜併此妄語一

懺悔之

秋崖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三十九

宋 方岳 撰

祭文

祭魏參政

嗚呼蜀自三蘓公不作于今幾何年兮予嘗意其水惡
而山羞天地之秘寶韜光剝彩鬱屈而不平兮故其發
也勃焉而有斐君子特立于西州學探邃古之奧文洗

時俗之陋而浩然于胸中者自一宇宙兮蓋蹴訓詁之圃而姬孔之與游以其精微者治身以其粗淺者治世是心固將堯舜吾君民兮而不知一葦杭之何以障百川于橫流彼誰其秉國之均如重陰且霾日月為之晦冥兮而矯然獨鶴之嘹唳乃欲空百鳥之喧啾抱遺經于荒遐之裔樂斯道于寂寞之濱者與歲月而相忘兮亦既築山房于白鶴之麓而眠雲卧雪吟風醉月侃侃乎其無物外之憂但遨嬉于翰墨之林而秦篆漢籀流

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兮至其妙于心則伏羲以前之
大易而筆于書則獲麟以後之春秋忽雲翳之劃開豁
中天之大夜下尺一趣諸老以來歸兮人固以為適當
太平之期願觀德化之成而衆君子之聚在本朝者殆
將人稷契而身伊周歷觀近歲諸賢之志各欲出其力
以救斯世之淪胥兮而彼蒼者天豈其不欲平治耶胡
駕言中道而摧輶西山其頽而天目之老晉陵之魁亦
相繼而凋落兮獨吾白鶴山人在而且猶旁睨如棋之

局孤閭橫水之舟然庶幾其可以繫中外之望以待天
人之定兮而復乘雲氣騎箕尾渺松江以上征而不為
蒼生其小留疇昔之夜謁公南徐曰衆歡之不可息而
予亦信以為然兮及今見之則慨歎其為李西平之子
而嘉獎其為異于臧宮馬武之儔人生傾意氣耳故今
聞公之喪晝喟而夜吁兮而况朝失元老士失宗儒其
將付斯世于悠悠乃作白鶴之些曰白鶴飛兮山之幽
梳雪羽兮風颭颭時不與兮吾誰尤白鶴歸兮河之洲

蘓臺杳兮雲正愁
唳華表兮天知否

祭趙龍圖

某窮居讀書常竊有歎曰嗟乎士固有精忠皎日星勁
氣勵金石勲勞在社稷名聲震關河而卒為當代之所
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庾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
也北伐一䟽氣吞朔方當時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則亦
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畧者丹水一劍遽可以成
敗論哉國步多艱慚憤而歿是殆可悲也已某故于公

之云亡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為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
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却步于蝮蛇能砥
劑風寒之客邪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
與當其麾敵兵十數萬而却之以嬰孤城于百戰垂亡
之餘功亦不細矣而梟獍驟興于肘腋之間虎兕突出
于檢柙之外遂使曩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
後世之簡牘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為之歎息以否孟
明不復貸則亦負殺之耻而死在傍奚而憾而累彼青

山傷哉素輒獵獵霜風訣茲一卮

祭杜丞相

嗚呼天下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于今百六十
有二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盖有不勝
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共更化絃一時之兒童
走卒亦皆論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緣相登爭覩其儀
形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為甚矣其似文正也是何退然
山澤之儒矐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顛顛延

頸跂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勦神疲于應物其
胸中之所欲為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婁然猶
國有著龜士有砥柱若不見其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
無恐小人讐焉而莫前今央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
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捨旃將恐上
心漠然于此矣而元袞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
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于風
濤浩渺之衝兮忽檝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

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
公忠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秉國不
及于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蠲然而青山流水居無五
畝之園以獨樂花木之秀野而藝風煙兮則公之貧又
似乎差賢意公之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于變
怪雜出舞魃鱗而號狐狸兮方瞑目于九泉古所謂死
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為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

涕漣

祭徐侍郎

靈之游兮淒其以風噫慟以較兮洵胥濤而與東噫世
無羊叔子兮莽吾冤其曷窮噫非此其悲兮羗世變惟
時恫噫時耶勢耶天乎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不可得
也渺顓帝兮深衷噫

祭徐知郡

始予棲遲如桐未綵璞未規也爨者薪之有別其澆孰
予竒也公顧曰嘻非熊非羆非虎貌也文士追隨一雄

萬雌獨已知也風櫺暑池高論炎羲夜以曦也醉墨淋
漓急驅龍驪走蛟螭也予起鋤犂歸袖披披喜不貲也
迎笑以嘻謂非羣兒我著龜也曾幾何時東臯語離哽
相持也聚散參差而我心期鍼與磁也歲如何其物換
星移天一涯也簪盍勿遲于宦之岐或並馳也今我來
思有傳者誰公其姜也我心則疑天實生猗竟何為也
風鬣霧鬢長鳴之達孰與羈也煩劇之治如理棼絲愈
厠剗也老筆聽辭如水之澌潮之滋也落落松姿秀目

踈眉休顯宜也立之文墀則麟儀儀鳳師師也奈何乎
噫濂溪之漪終一麾也有翩者旗回鴈之陸古驛悲也
時方怱怱放予茅茨莫爾咨也歲則一暮凶問我貽涕
漣洒也曰阡有碑爾作銘詩謹勿辭也朋友道隳絮酒
則醅誰其釀也長夜渺瀰晤言如篋今已而下亭之
祠有扈江籬尚薦詞也

祭胡文偉

惟公蜚英場屋養浩丘園雍齒且侯長負秋風之恨劉

賁不第空餘月旦之評駒陰奄及于禫祥馬鬣永懷于
窀穸屬某負薪之有疾吁嗟執紼之無繇乃遡芻靈漬
予絮酒嗚呼兄子猶子愈增坦腹之悲吾翁乃翁徒洒
交頤之淚

祭杜尚書

鳳城岩堯湖山春只月戶雲房愜幽人只有癯者仙翩
綸中只左吾詩書右菽蓐只藐予過之孰主賓只偕一
道士鄭子真只詩以吾盟不吾嗔只月窮星回幾何晨

只橐兜戟轟縣來宣旬只銘常勒鼎粲經綸只文昌太微
履星辰只天飛泥蟠邈無垠只駕朱兩轡適予閩只公
既乘雲騎麒麟只聿其祥琴迅羲輪只敢拜稽首誅憑
茵只植象環金儼綏紳只竿綠纛黃薦吾醇只列星在
天杳音塵只詩情不磨黯湖濶只

祭外姑李夫人

世所謂婦德者將續已清之傳乎抑為姜母之詩乎徒
舉梁鴻之案乎寧斷樂羊之機乎我外舅氏維書之癡

曷其相之維婦之儀我姑我嫜我饋我飴勉勉夫君勿
或爾思孰為親娛俯青以歸書既薦只家則棘只杞城
其崩惟其痿只乳余呱呱有三其雛爾鞠爾育亦孔之
悲卅兮弁兮襁者祿兮曰有室家艱且噉兮四十一年
靡澤靡脂言撫其書有涕其沍我思古人懿其庶幾疇
昔謂某玉潤吾楣伸乃翁者匪予子誰雖則一科莫補
餘遺永懷契濶官轍差池古今在傍奚而憾而累彼青
山傷哉車輻獵獵霜風訣茲一卮

祭費宰

土山焦兮金石流赫炎曦兮焮予輶公之來兮山幽幽
梧桐凋兮楊柳黃星闌干兮澹不芒公之去兮山茫茫
仕何樂兮忽今古以輶歸兮秋月苦君子別兮萬山阻

秋崖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四十

宋 方岳 撰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使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

予頃佐淮東軍休寧吳伯玉幹饗餼間以事白府輒過
予予輒為具雞黍酒行輒撐拒曰平生母酒長母多酌
我然覺其意酣如也最後望其面深墨與之揖三引其

氣而語塵屬既坐閣閣然喘不休徑起索輿去留之飯不可無幾日公亡矣于是紹祖適歸里旁無強近之親予白府移書漕臺屬西幹主後事兩司賻特厚欽以無憾是歲端平三年也年六十有六矣公諱天球伯玉字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諸父連取科目伯氏天驥為尚書郎公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官自修職郎至奉議郎歷廬州廬江尉點提坑冶司檢踏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公于是將遂亨矣事有大謬不然可為流涕痛哭

者蓋不為公惜也國家失汴至是百有餘年未有窺左
足向夷門一步者朝議以三捆兵復三京凡淮東泗宿
宋永南北軍之在行者趙公葵實將之遂以公為隨軍
錢糧受給中原淪胥久河失故道運漕絕五河口遡大
小清河略葛驛以達于京師綿千數百里無人煙率虎
豹所嗥魚龍所家也軍無乏興遂入汴趙公于是盛服
行宮闕省宗廟弔遺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亦一
時之盛已方是時將下制書定功令而潼關以敗聞趙

公遂班師公事格矣不然豈直一陞朝官哉公以某年
月日生某年月日歿二子前卒其承重者孤孫紹祖以
淳祐三年十二月甲子塋縣之睦親里富潭銘曰

能否人也窮達天也成敗時也離合機也允乘爾時而
孰握之允投爾機而孰蹀之翼翼神京既挈以倫勞而
不勲其天其人我窮曷嗟忝離之復復哉復哉有瞑其
目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某兒時見里長老數一時之勤于學者必曰汪清英某嘗問焉曰公今安在曰嘻死矣其勤何如曰清英讀書無晝夜寒暑居窮山荒絕處日一脫粟飯不再也霜晨雪夕擁黃紬被披吟益苦僧或為束緼火爇松釵輒揺手卻之曰來睡思矣母湏此自六經諸子史無不蠅頭字抄節之歲辛卯貢禮部捷者及門而母亡清英素羸坐自刻勵以苦其身而又罹母憂乃不踰年而歿蓋毀云後二十有二年某婿于公夫人季氏出其平生所為

文數十百首他所抄節巾箱冊號中堅若唐綱等類者
又累數十百萬言泣曰未亡人不能訓其子將無面見
夫子地下始君未十歲兄公試君鄉人儻墨義君操筆
立就一座盡驚歸以其遺孤女女君其將使夫子瞑目
于數十年後者非君也望而誰某既竊奉常第夫人喜
曰可矣吾遂得藉口下報夫子矣嗟夫自有科目以來
得士最盛然以破碎聲病之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亦
豈盡然哉觀公一生刻苦曾不得與等輩試禮部何其

難也而今之場屋士至有言伏獵而書弄麈者率皆拔
高薦躡危科又何易也公諱某清英其字夫人後四十
一年當淳祐某年月日歿二子其一女歸于予以其年
某月日葬環村之原銘曰

翁乎空山夜不眠風抄雪讀四十年人皆青雲翁沉泉
彼斷機者誰其賢噫何時兮書始傳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始予耕祈下聞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爾

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姦有司令不敢爾貫其敢以游
徼嗇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取而羸爾其唾予里父
老既為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墻壁無文移來幾何
時曰不知也催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矣居無何令尹
枉車騎顧予予以毗辭不見不可則迎拜延上座問其
所以來者曰子游為武城宰識澹臺滅明子獨能終老
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子毋愛于言也既去問知其浦
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為承務郎方是時其諸

父茂翁直翁言論風旨為一時名卿大夫而令尹能自濯磨落落不肯出人下意徐氏世不乏兩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以徽猷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榮叟參知政事清叟工部侍郎今為煥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予愚早卒贈朝奉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

傳曾祖妣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吳氏繼施氏魏氏皆魯國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徽州祈門縣廣東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兩易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淳祐四年夏某月代歸某月甲子次衡陽驛暴病瘵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資明銳瘦隱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識辨於新淦寬征通商庚前之逋有司者不訾而筭以羨于會稽浚暨湖漑

民田歲以不曠于祈門養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為四十三縣式於廣東峒獠羣輩張甚監軍督捕最于南雄攝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畫掠以州兵擒其渠戮于市事聞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瀝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為令尹既過予一見定為莫逆交率晨興飯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

成敗劃然聲撼林木或時把筆為詩若引酒一再行往
返賡酬以十數蓋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為笑樂每夜漏
下鴈鷺行抱文書以進輒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
綴其別久蠹剖滯訟若束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
馬于千尺之坡而奪之槩也若干將出于櫝蛟龍截而
虎兕刺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者未嘗不欲用于世
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
須而年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孤塋公

于縣之下亭夫人鄧氏封宜人孤曰銓孫迪功郎新潭
州長沙縣尉嘗為兩浙轉運司發解進士曰鉉孫將以
公致仕思補將仕郎公既葬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
辟雍請曰先君子墓未有銘非敢後也惟是春秋窳窳
之事不肖孤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非子而誰願有
述以碣諸墓其奚辭則為之銘曰

有鉉其刀不可以切太阿無前匪闕則折蠢蠢不材何
有何亡曰維材矣不柱不柝栽者培之而固摧之曷畸

于天公則隕之楚山叢叢淒其以雨鴈驛荒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松有楨尚式來者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故人子柯應鼎以國子博士何景顏書介其所為柯從周行述來離席泣曰先生辱與應鼎之父遊敢請銘始予從劉耕道先生館薦橋門時朋友則陳彛仲劉至能兄弟從周末至于後至能以丙戌進士得黃巖尉未上而歿其仲其季亦相繼歿彛仲甫陞舍而歿從周僅僅

名薦書今又歿一時游從惟予在矣予銘從周其奚辭
則發書讀之曰嘻博士之言信抑船粟以哺饑梁川以
利涉者其細行耳予獨悲從周贏糧千數百里餘半世
于外以從師問學為事而志不克就以卒死于行在所
也從周諱維翰興國人嘉泰三年春正月丁酉生淳祐
七年冬十月戊子歿得年四十五明年十有一月壬申
葬其郡東六十里曰釣山曾大父震遠大伯父壽以慈
明恩授迪功郎制所謂孫為俊士身燕高年者也父必

勝三子應鼎習周禮冠鄉書應時習詩應明習易貢太
學銘曰

嗚呼古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贏糧以從師者為學也
今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贏糧以從師者為仕也為學
而忘其身非也為仕而忘其身尤非也吾于從周有不
釋然者矣雖然薦紳之士死社稷介冑之士死封疆而
吾從周死庠序則亦死于其職矣吾烏乎有不釋然者
耶歸余舟兮千里封余土兮一杯悠悠兮江波奈何乎

從周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操君明甫家浮梁予不能知其人也而識其二子且十年伯氏節甲午癸卯貢其鄉仲氏斗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予參督視府議時實以江寧尉為同僚他日節墨其衰以來予迎問故趨且泣曰節之先父母就養斗祥亡幾何代矣忽有若所嘗省趣治裝先斗祥歸歸不再閱月棄諸孤今茲卜遠日維食乃月正元日節不敢寧

于几筵徒跣數百里來乞銘予一再辭不熟子之先君子不肯去則取其行述讀之云云其凡謂君盡涉獵羣書崙以論孟為實踐履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蓋其常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環書一室畫司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白鹿洞規雖晚讀釋老書特取其言合論孟者謂泡影露電似逝者如斯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此吾養心寡慾之說也非與故能居家不以私蔽義居鄉不以富害仁在金陵時府方理園

土移數十囚尉舍夫婦惻然憫其瘦貸鄉商衣食之予
讀至是慨然曰是可以知君之先君子與其夫人李氏
矣乃予銘曰

禮魯考也莘祖考也志淵考也昇之其諱也淳熙某年
夏閏月某甲子其生也淳祐九年秋八月甲子其歿也
十年之夏四月辛酉其塋也安東之桂林其藏也葉其
氏而諱純真者君夫人氏也後君一年而生前君兩月
而歿與君同日而塋福西之藍梅嶺合而書之而日之

而地之也節斗祥之季待補太學生斗樞其暮子也壻
某人其女也十男女其孫也嗚呼雙邱尚或式之者曰
此維操處士君與其夫人氏詩書之澤也

汪公墓銘

處士汪公前壩之兩月孤亮請于方某曰我妣爾老姑
宜誰銘乃為序曰予嘗讀馬伏波傳喟然悲傷之其在
浪泊西里時毒霧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愁苦甚
矣歸而誦其從弟平生之言以為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文淵于
是悔仕進之自累知功名之累人思欲為閭閻畝畝無
聞之士而不可得者乃據鞍矍老而不能忘於世後車
意豈獨羣兒謗傷之罪哉少游平生之言豈其忘之
耶予嘗評公為人三似新息侯而能暗合少游有足觀
者觀其恂恂似不能言謙約自敕年八九十無一跡于
官府則其于龍伯高杜季良之間固自知所擇矣鄉貢
公黻叔兄也歿則為之哀麻終其喪視行服暮年不離

墓所亦無不及者獨舉進士一不中則退而治田園教子弟為重厚長者所謂鄉里稱善人非與公諱黻字景漢生八十一而歿歿百有三旬有一日而葬某既叙而銘之則請予及東嘉潘凱使書銘曰

生乾道及諸老歿淳祐孰耆舊維十一祀扃幽宅厥冬仲月曰丙申嗚呼善人泐茲珉凌青之山高嶙峋

月孫墓磚

月孫生未晬能視予讀書申旦俄病癘九歲不能語然

見人磨墨則躍躍以喜予或倦坐必取書冊授予死之
歲必掩兩耳跌坐到明如此者二百日一夕癩大作予
夢僧衣麻袈裟者十許人坐于門問之曰何為曰送月
官人也是夕殂蓋某年月瘞荷葭塢

知縣奉議費公墓誌銘

祈門蕞爾邑然士大夫初脫選以名次湏入者相傳為
佳缺謂縣無逋郡易辨民亦無縣撓易治也不知何以
自十數年來築底不復可錯乎異悞者不競健決者不

恤矣乃歲癸丑令以憂去未知新令誰也丞攝其事民重足立且朞月而毘陵費公實來蓋恂恂似不能言而人知其慈惔然不敢名一錢而人知其廢吾民其庶幾乎居亡何丞自上府白事不知道何等語歸則檄與令同督賦於是錢不府帛不庫誕寘之崔斯立壁記下自出入之已乃遣文書詣令令顧涉筆惟謹令有所書注或不可承意丞輒塗竄之略盡予嘗為公不平公獨無幾微見顏面退然後慚予淺之為丈夫也會繡衣使

者行部廉治丞獄公始得為縣而縣甚不可為矣官有
欠籍民無逋租悍吏持急符來隳突堂與刻木者為獸
散令噤不敢一出聲公于其間豈能無邑邑而竟以歿
悲夫蓋寶祐三年夏六月庚寅也公諱玘字叔羽無錫
人自唐昭宗

關

律郎球者家文筆峯下至肅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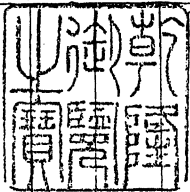
舍郎與簡齋陳公齊名建炎初兩人者起終左朝散郎
贈通奉大夫娶陳氏為曾大父錯登紹興十一年進士
第提舉福建市舶贈開府儀同三司娶蔣氏和國夫人

是為大父培中大夫秘閣修撰贈少傅娶郝氏吉國夫人陳氏衛國夫人是為父公其第三子也階自通仕郎至奉議郎歷監嘉興府都稅務撫州金陵縣丞監行在省倉上界監太平惠民北局知徽州祈門縣始公改秩加職司一負為尤偉丞金谿時宜黃群盜輩捕之得則十六人者殺越人于貨辭具服等死部使者移公讞之特其中一人黃姓者真盜耳餘盡誣也一平反活十五人豈非賢哉前所謂丞得罪時常情不下石亦擊節矣

公方為携其印紙歷尾使者車解和之得還其歷謂絳
侯東陽侯長者非與娶陳氏封孺人三子達遜逢四女
適廸功郎監浙西安撫司回易庫錢昌言其適承務郎
錢暮者未行餘幼以寶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葬于本
邑長腰山之原從弟從政郎新平江府司法參軍翻來
請銘辭不可則諾意某氓也其言信銘曰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誰寔尹我丞則躩之爾母我躩我
尹我慈慈如之何既瘡且痍問之在民民無宿逋問之

在官官有急符爾獄痛矣我尹殂矣奚而殂而喟其吁
矣有醜如虎有慈如母虎猶我怒母不我怙謂天孔明
公獨我怙作銘者氓可信千古



秋崖集卷四十